

捡起散落

辛忠权 著



春天，
温润的东南风吹来，
几万亩麦田随着风的节奏缓慢地摇摆，
就像大海的波浪，
不，比大海的波浪更加安静又更具生命力！

捡起散落

辛忠权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捡起散落 / 辛忠权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8.4

ISBN 978-7-5339-5263-1

I. ①捡… II. ①辛…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3117号

责任编辑 童洁萍
封面设计 吕翡翠
责任校对 陈玲
责任印制 朱毅平

捡起散落

辛忠权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佳园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字数 78千字
印张 5.375
插页 1
版次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5263-1
定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写在前面的几句话

近几年,我时常不由自主地陷入回忆和思索之中。有的人虽久未谋面,但经常会出现在眼前;有的人已阴阳两隔,但似乎还活着;有的事情已逝去久远,但仿佛就在昨天;有的场景只是瞬间掠过眼帘,却定格在了脑海中,许久不能忘怀。这一切常常让人感悟,让人内疚,让人欣慰!

我们这一代人,经历过贫穷,但从贫穷走向了富裕;经历过迷茫,但从迷茫走向了奋斗。最主要的是,我们见证和参与了四十年的改革开放。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个时代背景下,虽然我们都是普通人,做过的和遇到的也是极平常的事,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它记录下来。不为别的,只

为感恩这个时代，感恩我们所经历的人生。

此书在写作和出版过程中，得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浙江出版集团副总裁骆丹女士、浙江大学人文学院教授潘立勇先生、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陈珍丽等同志的大力支持。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作者

2017年12月

目录

四合院	001
过道	011
麦浪	020
“红灯记”	028
两个“小三子”	034
母亲的噩梦	043
油灯下的学习小组	049
红船边	053
醉在西湖	059
二十块钱的故事	064
自学《领航学》	072
望远镜里的割草女孩	077

084	高考中的两个失误和一个难忘的人
092	落选团支书
099	同学一场
108	壶山中学的记忆
115	军部大院二三事
120	为英雄点赞
127	夜卧黄浦江畔
134	生死一瞬间
139	绿萝
146	给母亲的一封信
152	宝贝王辛迪
157	蹒跚学步 牙牙学语
162	迈步

四合院

广袤的苏北平原改革开放前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在属于淮河流域的里下河地区，靠近黄河故道的南侧，离黄海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自然村落叫辛庄。村西边有一个四合院，在这个四合院，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和少年时期。

说起四合院，人们总会想到北京或北方的四合院，但在我老家，也能见到极少数四合院。

我们家这个四合院，由二十多个房间组成，占地两亩左右，住着五户人家——父辈的五个兄弟。大伯家坐西朝东，三叔家坐东朝西，五叔家坐北朝南，我家和四

叔家坐南朝北。我家还有一个房间连着三叔家坐东朝西，和三叔家隔着一个共用的过道。四合院中间是一大块场地，是打谷、晒粮食、晾衣服、孩子玩耍的地方，也是五家共用。四合院当然不是全封闭的，拐角处有条小路通向菜园，通向田野，通向几里外的小镇。在苏北，绝大多数农家是朝南或朝东的三间房子，外加一个堆柴火烧饭的锅屋，而且错落而坐，不讲排列。因此我们家相对独特的四合院就有点名气，人们称之为“辛家家天”（天井之意）。

提起“辛家家天”，十里八乡没有人不知道的。名气虽有，但不适合居住。比如我家门朝北，冬天，西北风刮得门窗呼呼作响，寒冷至极；春天，暖和的东南风又吹不进家门。为什么形成这样一个不适合农村生活的四合院呢？或许是我的祖父担心他的儿子们分散居住形不成合力被人欺负，因此教导他们成家后仍居住在一起，好相互照顾，也可防盗防抢什么的。在民不聊生、兵荒马乱的年代，如果祖父如此思考，那他一定是个有头脑的人。我未见过我的祖父，因为在我出生之前他就去世了。

我们家的四合院在当地之所以小有名气，除了与众不同的住房结构外，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这兄弟五人都“刨园”，意思是会种蔬菜，相当于现在城乡接合部的菜农；另一个特点就是都供孩子上学读书。当时的农村，绝大多数孩子读几年书认几个字就回家种地了，而“辛家家天”的孩子，只要成绩好就可以一直读下去。小学升初中，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镇上读初中；初中升高中，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县城读高中；高中升大学，只要你考上就送你到大城市去读大学。父母再苦再累再穷，一句话，也要把儿女的上学读书进行到底！因此，在他们后辈共二十个子女中，就有十人先后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扬州工业专科学校（即现在的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浙江师范大学等大中专学校，先后跳出了“农门”。这在当地农村是极少见的，“辛家家天”也因此更为出名。我所在小学的一位老校长评价说：“你看看人家‘辛家家天’，会‘刨园’，又让孩子全部上学读书，将来一定有好结果。”当然，这也是一字不识的父辈们晚年引以为荣的。

2014年春，借高中毕业四十周年同学会之际，我回

了一趟老家。父母十多年前已先后去世，我也多年未回故乡了。我儿时印象中那整齐壮观的四合院不见了，它的地基已荒废，不知是谁在地基上种了几棵病恹恹的小青菜。我心中一阵悲凉，四合院已永远地消失在这片土地上了。但所幸的是，老屋破败后我妹妹为母亲搭的两间小平屋还在，它们孤零零地立在那里，仍然坐南朝北。我轻轻地推开房门，静静地走进房间。昏暗之中，我看见六十年前母亲生我时的那张床还在，我小时候睡觉的平柜还在，那只用于盛粮食的大坛子也还在，只是都铺满了灰尘，结满了蜘蛛网。显然，它的主人已远行多年了！不知是不是中午与老同学聚餐时的酒意所致，我突然控制不住自己，痛哭失声。

现在的人们谈起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怎一个“穷”字了得，但我的感觉是，我的儿时“既穷又不穷”。说穷，当时的中国普遍是贫穷的。大概是 1960 年春天吧，我的一个姨娘一路乞讨，走了几百里路逃荒到我家，饿得面黄肌瘦，几乎衣不蔽体，在我家住了几个月，到了夏收季节才走。也是那年春天，凄凉的春雨连绵不断，我们家也断粮了。母亲煮了一锅白菜梗，没有油，放了

些盐，四个孩子喝了就熄灯上床了。我饿得睡不着，躲在被窝里抽泣。到了后半夜，蒙眬中睡在我身边的父亲不见了。到了第二天晌午，他奇迹般地背了一大袋米回家。不久就听到母亲在外屋跟父亲吵了起来。我百思不得其解：父亲是从哪里弄来一大袋粮食的呢？母亲又为什么跟他吵呢？那时我五岁。即便到现在我都未弄明白是怎么回事。

说不穷，就是在那最艰难的年代里，我父亲兄弟五家共二十个子女中，绝大多数人在绝大多数时间里都能做到“三有”：有饭吃，有衣穿，有书读。在五六十年代，在中国贫困地区之一的苏北平原，能做到这“三有”实在是很难的。这一切，都要归功于父母的勤劳、智慧、无私和忘我。春夏秋冬，从早到晚，家里家外，到处都是他们忙碌的身影……天刚蒙蒙亮，我们还在睡梦中，父亲就出门拾粪去了。早餐几碗地瓜粥下肚后，他又远出卖菜种子去了，直到天黑才回家。母亲则一整天在地里劳作，还要烧饭、喂猪、洗衣服。天黑了，又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给我们几个孩子缝补衣裳。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天天如此。我家对面五叔家有七个

孩子，从我小时候记事起，直到我十八岁参军离开家，我就没有见到五婶清闲过，留在我记忆中的全部是她劳作时的清瘦身影。参军那天早上我向五婶道别时，她正从水缸里舀水，她一句话都没说，我看见她的泪水嗒嗒地滴在水缸里。真是苍天有眼，她的七个子女中有六个在政府机关和教育系统工作，她活到九十七岁，无疾而终。

他们不仅勤劳无比，而且都善于干活。就说“刨园”吧，他们能从那几分自留地里刨出“金子”来。我父亲培育的大白菜一棵能长到二十多斤，我三叔种的大萝卜能有十几斤。我记得当时的村干部还让三叔戴上大红花，捧着那棵硕大的大萝卜在村里兜了一圈，后面还跟着一支锣鼓队。他们不仅种白菜、萝卜，还种南瓜、山药、花生、茄子、西瓜、甜瓜、梨等，而且样样长势都很好，从未见他们失手过。这些农副产品保证了正在发育时期的儿女们的营养均衡。

高产的白菜和萝卜是吃不完的。他们就挖个地窖，把白菜埋进去过冬，萝卜腌制成萝卜干，放在大缸里储存起来。漫长的冬天过后，农村进入青黄不接的时节，

他们就把白菜、萝卜用手推车推到小镇上去卖，这时能卖出上好的价钱。换来的钱用来给子女们交学费，买粮买油买布。这样一来，人家的孩子因没有钱交学费而辍学了，而我们能得以继续上学。

大概在我十岁时，有一次，我跟着父亲去赶集，他去卖萝卜干。父亲在小街的一侧刚蹲下不久，突然有两个穿制服的人走了过来，一个一脚踢翻了筐子，萝卜干撒了一地；一个一把夺走我父亲手中的小秤，将秤杆折成了两段。我父亲是个脾气比较暴躁的人，平时在家里还是挺凶的，我看见他两眼冒出愤怒的火焰，但一句话也没说，后退了一步，又急忙蹲下去捡满地的萝卜干，担心稍慢一点萝卜干就会被拥挤的人群踩烂了。父亲趴在地上捡萝卜干的样子显得那样可怜和无助。那一幕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

忙碌了一春之后到了夏天，四合院里突然热闹了起来，放暑假了！四合院里大大小小十几个学生都回家了。我们几个在村小学读书的小学生自然不用说，在镇中学读书的初中生、在县中学读书的高中生、在省城读大学的大学生都回家过暑假了。父母们更加起劲地忙碌

起来，除了地里的农活，还要为孩子们烧一日三餐，还要打扫房间，整理床铺，洗涤衣裳。清晨一大早，各家门前的晾衣绳上已挂满了衣服，蓝色的，白色的，红色的，黑色的，花格子的，犹如彩旗一般。到了晚上就更热闹了。盛夏的夜晚屋子里闷热难耐，兄弟姐妹们纷纷把草席铺在天井里的场地上乘凉。男的只穿短裤，女的短裤加汗衫，人手一块毛巾，一把扇子。透着青春的气息，遥望着星空，大声地讲着各自的学习生活和见闻。有的说见到从城里来的同学带着一把小提琴是多么羡慕；有的说做早操时突然晕倒了，一位老师给了她一块糖，吃了就好了，其实她不懂，实际上她是饿成低血糖了。我的一个哥哥自带的粮食不够吃，就把山芋干放在饭盒里蒸熟当饭吃。山芋干很容易被其他学生偷走，有几次他没有吃饭就含着眼泪去上课了，老师见他上课无精打采就狠狠批评他。更多的是说自己刚进城时出的种种“洋相”。

在那些难忘的盛夏之夜，当我们十几个兄弟姐妹在四合院的天井里讲着各自的经历和见闻时，我们的父母们只是拿个小凳子坐在一旁，不时地用毛巾擦擦脸上

的汗水，静静地听着很少插话。看得出，他们疲惫的脸上露出发自内心的喜悦和期望。似乎在想，孩子们呀，你们一个个都慢慢长大了，要飞走了，只要你们将来过上好日子，我们死也瞑目了。

我父亲兄弟五家的二十个子女，现在大多数在南京、苏州、杭州、盐城、石家庄等城市安居乐业，有好几个也都事业有成。只有两个七八十岁的老大哥由于文化低，现在还生活在老家，但他们的子女通过上学、打工等渠道，也大多离开了农村。这也许是中国农村历史大变迁，中国现代化、城镇化进程中的一个缩影吧。

父辈们和他们亲手建造的四合院已回归本来就拥有他们的土地。时间也逝去久远，但一切仿佛就在眼前。

2014 年春



母亲和她的三个儿子
(1975 年于杭州西湖)